漢書藝文志拾補

漢書藝文志拾補例言　　師石山房叢書第四

後漢泰山太守汝南應劭仲遠撰風俗通義三十二篇其氏族一篇久已亡散今佚文猶可見洎隋陸法言廣韻唐林寶元和姓纂宋邵思姓解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鄭樵通志氏族略諸書多稱周秦諸子如臺邱子將閭子魏子宰中周書並云漢藝文志所有而今本漢志實無之豈有所佚敓歟抑併合諸子書中史文簡略而未分析言之歟諸子之書大抵多亡於董卓權汜之亂唯應仲遠得見之其著錄於氏族篇中者或約略其說不復詳述其所由今殆不可攷陸法言以下諸家輾轉援引要皆本諸氏族篇今一一據以錄存之

氏族篇以下諸氏姓書又有根牟子屢盧子相里子鄧陵子立如子坤年子咸子時子公行子宰孫子接觿子司鴻荀書須朐氏書白鹿先生書無婁先生書凡二十餘家並云著書而皆不見於漢隋唐之志或代遠年湮流亡星散或附見諸子未有專書原其始則皆是著書立說者也其附入諸子後人爲之也今亦據以錄存之

汲冢竹書藏自周代金石錄載晉太公碑曰太康二年得竹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是暴秦所不及焚漢儒所不及見皆六國時所有之書使出於西京明盛之時劉中壘父子必著於錄略史通申左篇引束晳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蓋歆因爭左氏傳忤執政大臣求出補吏由侍中光祿大夫徙守五原也今據束廣微所攷篇目凡一十四種分著於篇

讖緯之書起於周秦六國漢時所有而七略所無按七略惟錄中祕書自溫室徙之天祿閣者

乃得以論次之若夫蘭臺石室之儲故府錄藏之籍民間傳習之本博士章句之書當時不勝枚舉故皆未嘗備及也按王莽奏讖書藏蘭臺楊彪稱讖書包石室〔[illegible]本傳曰石室[illegible]之石室也〕與夫禮儀律令舊皆錄藏於理官行詞甘泉官有其注曰幽冀張倉作章程魏相奏故事民間有費高二家之易元王之詩博士有大小戴慶氏之記𫎇氏之春秋斯皆在中祕書之外七略所未嘗注意者也倉頡篇云讖祕密書也以其祕密故藏於石室既爲哀平間所盛行則自不容略今據漢書附志所載及王莽符命之類并錄附於六藝之末

王莽之書如地理百官改名班孟堅嘗附著于史其大誥一篇則載之翟義傳中劉子駿之鍾律書亦爲莽作也則祛其僞辭譔爲律志蓋實事求是不惟其人惟其言當中興之世猶不以爲嫌況在千百年之後更何所容其避忌史言劉歆與文章歆子棻及甄尋崔發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皆文學士也則亦未必盡出其手其元始中所作誠八篇詔下郡國學官教授時在篡位之前六年〔是書撰一事之書行凡廿一事〕此六年中猶是漢家功令天下吏民得與於選舉者不知凡幾是亦漢末之故事不可略也此外所作亦多與漢末相關涉故充其類并取其他書分錄各門班氏有言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邱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即漢志詩賦略所載是也〔其中篇數爲明〕皆論定奏御之文其私家譔述諸篇皆未之及如枚皋詩賦已錄百二十篇矣其外又有數十篇七略錄揚雄四賦班氏續入八篇爲十二篇矣其外又有解嘲解難劇秦

樊新等諸雜文以是知漢志所錄多非其全隋志載六國以來西漢人詩文集凡二十九家皆合一人所作爲一集故司馬相如集載有自序劉向集載有誡子書此類非一與漢志所錄實不相同旣爲別本自不容略今并補輯所未備類從於詩賦略中

通志藝文略以後諸家傳錄載三代秦漢人道家兵家術數家神仙家之書尙多皆依托不錄依托之書限以時代其實出漢人如百兩篇東方朔別傳李陵別傳黃石公紀之類亦具列之其他附見各類篇末 [illegible]

篇卷數目各從其舊史所無者則別撰入始末各具論說無可考見者則闕諸書見於釋文敍錄及隋唐宋史志者詳著之見於諸傳錄家有關考證者略述之 [illegible] 諸家輯本敍錄有資探索者節存之 [illegible]

六藝略拾補第一

易一十三家一十四部 附見二家二部

書八家八部 附見二家兩部

詩七家八部 附見二家二部

禮一十六家一十九部

樂三家三部 附見一家一部

春秋二十四家二十八部 附見四家四部

論語二家三部

孝經五家六部（附見一家一部）

小學二家二部（附見一家一部）

附錄讖緯一十一家一十一部

凡六藝九種八十家九十一部附錄一種十一家十一部綜九十一家一百二部（附見一十三家一十五部）

諸子略拾補第二

儒家者流八家一十一部（附見四家四部）

道家者流七家九部（附見不具部）

陰陽家者流五家五部（附見一家一部）

法家者流八家十部（附見一家一部）

名家者流五家五部

墨家者流三家三部

從橫家者流一家一部

雜家者流二十家二十部（附見二家二部）

農家者流四家五部

小說家者流一十三家一十三部（附見三家六部）

凡諸子十種七十四家八十二部（附見十一家十四部）

詩賦略拾補第三

總集之屬八家八部

別集之屬三十二家三十二部 附見一家一部

凡詩賦二種四十家四十部 附見一家一部 按詩賦略舊目凡五一二三皆曰賦蓋以體分四曰雜賦五曰歌詩其中頗有類乎總集亦頗有似乎別集今不可依仿故變例裁爲二目曰總集曰別集又他類恐涉重複唯取漢志所無此則根據班書具載別本凡有相涉悉采獲以彙其全斯又不得不變通其例者也

兵書略拾補第四

兵權謀二家三部

兵形勢一家一部

兵陰陽二家二部

兵技巧一家一部

凡兵書四種六家七部 附見三家十一部 按此附見之書雜糅混淆不可分屬故綜彙於篇末

數術略拾補第五

天文一十一家一十一部

曆譜一十六家一十六部 附見一家一部

五行二家三部 附見四家七部

蓍龜八家一十六部 附見十家十二部

雜占五家八部 附見六家十一部

形法二十家二十部 附見四家六部

凡數術六種六十二家七十四部 附見二十五家三十七部

方技略拾補第六

經方五家五部

神仙七家七部 附見十一家十一部

凡方技二種一十二家一十二部 附見十一家十二部 按方技略舊目凡四一曰醫經二曰經方三曰房中四曰神仙今醫經房中無所拾補故止於二種

大凡六略拾補三十三種二百七十四家三百六部附錄讖緯一種十一家十一部綜三十四種二百八十五家三百一十七部 附見六十四家九十部 按六略本三十八種今詩賦五種并爲二方技四種又僅得其二故止於三十三又諸書卷數惟手校目見者乃能一一著於錄今所拾補多是亡書或有或無卒難齊一故但計其部數而已光緒戊子歲仲冬之月編輯甫具越四歲辛卯復以續有所得整齊排比諸所附按爲前人所已言者輒芟除讎訂一過錄爲定本自春徂夏而秋八閱月而畢漢以前之典籍藝文志之外大抵略具於斯已讎校可繕寫山陰姚振宗

漢書藝文志拾補卷一

宋禮部侍郎給事中慶元王應麟伯厚撰漢書藝文志攷證補漢志所不著山曰歸藏今退列數術家曰子夏易傳詩一部曰元王詩禮四部曰大戴禮曰小戴樂二部曰樂經曰樂元語春秋一部曰冥氏春秋道家二部曰老子指歸曰部曰漢律曰漢令從橫家一部曰鬼谷子兵書一部曰黃石公記天文六部曰夏氏日月傳曰甘氏歲星經曰石氏星經曰巫咸五星占曰周髀曰星傳今曰黃帝五星傳麻譜二部曰九章算術曰五紀論五行一部曰翼氏風角經方一部曰本草綜二十有七部今攟拾羣書補所未盡凡三百一十七部仍班志舊例以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略次其部居殿以後史四部之體多不可通比傳而已名之曰漢書藝文志拾補

易經二篇汲冢古文

晉書束晳傳晳竹書敘目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按西京雜記魏襄王冢哀王冢已為漢廣川王去疾所發此當是安釐王冢也或云不準發襄王冢

晉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後序曰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

易經十二篇田氏

史記儒林傳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

傳東武人王同子仲

漢書儒林傳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授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言易者本之田何顏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也四人著易傳也按王同易傳並見漢書藝文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商瞿以後傳授名字並與此異今從漢書

晉皇甫謐高士傳田何字子裝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何以易授東武王同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為易者宗

藝文類聚隱逸門嵇康高士傳曰田生菅床茅屋不肯仕宦惠帝親自往不出屋

崇文總目易類敘曰田何之易卦象爻彖與文言說卦等離為十二篇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

秀水朱彝尊經義考晁說之曰商瞿受易五傳而至田何漢之易書蓋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

按田生傳經未嘗為傳顏氏註已分別言之經義考著錄田何易傳節去崇文目說者二字而云自為章句一似田生實為章句者非也朱氏又引晁說之云漢易家書蓋自王同始蓋得其實今錄其所傳之經是易家最初之本藝文志首載施孟梁邱三家經即從此出

易經十二篇中古文

易經十二篇費氏

漢書藝文志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言中以別於外耳

隋書經籍志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注自是費氏大興

宋王應麟漢書藝文志攷證呂氏曰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存豈非天哉

按此中外經各一本藝文志但言及之不著於錄 以上經本

易傳子夏四卷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索隱曰子夏習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而此史並不論者記論語小事亦其疎也

劉向別錄曰易傳子夏韓氏嬰也劉歆七略曰子夏易傳漢興韓嬰傳

周易正義曰初卜商爲易傳至西漢傳之

釋文敘錄子夏易傳三卷卜商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魏文侯師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虞不詳何許人

隋書經籍志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爲之傳又曰周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缺梁六卷唐書經籍志周易二卷卜商傳唐藝文志周易卜商傳二卷

王應麟漢志攷證曰唐司馬氏曰七略有子夏傳七錄六卷或云韓嬰或云丁寬中經簿四卷

武威張澍輯本序曰宵案家語云孔子讀易至損益卦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知卜氏子好精義不讓商子木也諸矣澍溺苦儒先從亦稡會敢怯瑣煩冀延絕學是用展玩數言省術立意賈孟京之嚆矢亦馬王之濫觴

武進張惠言輯本序曰漢書藝文志易有韓氏二篇丁氏八篇而無馯臂子弓則張璠之言不足信丁寬受易田何上及馯臂子弓受之商瞿非自子夏則荀勗言丁寬亦非劉向父子博學近古以爲韓嬰嘗必有據儒林傳稱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不聞其所受意者出於子夏與商瞿之傳異耶

平湖孫堂輯本序曰子夏易傳隋志已云殘缺後人展轉依託益爲十一卷是爲今本舊本之散見者自唐人所引外惟朱氏震晁氏說之趙氏汝楳王氏應麟四家之書間取之茲特輯其與今本異者凡七十條

歷城馬國翰輯本序曰周易子夏傳漢志不著錄唐會要云開元七年三月十七日詔子夏

易傳近無習者令儒官詳定劉知幾司馬貞議皆以爲不可五月五日詔子夏傳逸篇令帖
易者停孫坦周易析蘊以爲杜鄴趙汝楳周易輯聞以爲鄧彭祖二人皆字子夏懸空臆度
迄非定論獨洪邁偁之武威張太史澍輯此篇刻入張氏叢書今據校錄仍隋唐志舊目分
爲二卷薛虞字里無攷大抵爲漢魏閒儒生今就釋文正義二書所引得十一節亦子夏傳
後

按子夏易傳七略明云漢興韓嬰傳蓋傳於韓嬰之家猶春秋左氏出張倉家無足異者
惟是藝文志之於七略有所出入則必於部凡之下明注出某人某書（如[illegible]出[illegible]劉[illegible]向等[illegible][illegible]七[illegible]者）
（[illegible]入劉向書[illegible]一[illegible]是也）此獨不注是七略但言及其書非著錄其書猶別錄言易家有救氏注藝文
志言民閒有費高二家之說皆而不見著於錄也或以漢志韓氏二篇卽子夏易今攷儒
林傳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則自爲之說非子夏傳明矣嬰之傳易史不言
其所受張氏惠言謂出於子夏與商瞿別爲一派可謂定論然則漢人傳子夏易者嬰之
後有嬰孫博士商商之後有待詔韓生司隸校尉蓋寬饒而韓氏則家世傳業者也
又按經義考引宋程迥曰子夏易傳京房爲之箋未詳所據

易論公孫叚二篇

晉東晳竹書敍目曰其易經公孫叚二篇公孫叚與邵陟論易
韓非子顯學篇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公孫氏之儒
晉陶潛聖賢羣輔錄曰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

經義考承師篇曰按儒分爲八其一公孫氏傳易者羣輔錄有明徵而未詳其名攷汲冢竹
書有公孫段與邵涉論易二篇此則公孫氏易矣
陽湖洪亮吉傳經表曰易一傳孔子二傳商瞿三傳公孫段橋庇

易家候陰陽災變書

漢書儒林孟喜傳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
枕喜鄰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邱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
海安得此事後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
四庫提要術數占卜類附案曰陰陽災異之說始于孟喜別得書而託之田王孫焦延壽又
別得書而託之孟喜其源實不出于經師
鄞縣全祖望讀易別錄曰易家陰陽災變書見漢書儒林傳孟喜所得即藝術所采以奏事者
此書經義考失載
按此疑即藝文志雜災異三十五篇之別本爲焦贛京房所傳說故京房以爲延壽易即
孟氏學蓋與孟氏學略相同也其後高相專說陰陽災異言出于丁將軍者亦即此類之
書

易說費氏二篇

漢書儒林傳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
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illegible]）瑯邪王璜平仲能傳之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易自商瞿受於孔子六傳至田何而大興爲施讎孟喜梁邱賀其後焦贛費直始顯而傳受皆不明由是分爲三家漢末田焦之學微絕而費氏獨存其學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費氏

經義考明錢一本曰周易漢費直本畫一全卦繫以彖辭再畫本卦繫以爻辭又畫覆卦繫以用九用六之辭後以一傳字加彖傳之首鄭康成本省去覆本六爻之畫又省用九用六覆卦之畫云云

明朱睦㮮授經圖曰費直自爲易以相授受原無師傳

易章句費氏四卷

釋文叙錄七錄云費直易章句四卷殘缺隋書經籍志梁有漢單父長費直注周易四卷亡唐書經籍志周易四卷費直章句唐藝文志周易費直章句四卷

張惠言易義別錄曰費氏古文易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無章句七錄有費氏章句四卷蓋僞託不足信然陸德明以爲永嘉之亂鄭注行世而費氏之易無人傳者豈以僞託之章句爲費氏邪或者費氏本無訓說諸儒斟酌各家以通之

馬國翰輯本序曰隋志云梁有費直注周易四卷新舊唐志釋文叙錄並作章句與本傳所稱亡章句者不合疑爲費學者附益之今已佚亡宋吳仁傑晁說之考定古易吳錄費直易乾卦以見例晁合諸家以訂古文最爲明晰茲據輯錄

易說高氏

漢書儒林傳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隋書經籍志費直傳易以授瑯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費氏之學後漢魏代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邱施氏高氏亡於西晉

朱睦㮮授經圖曰高相易自言出於丁將軍寬寬景帝時人相平帝時人相去甚遠或亦私淑者也

按史言高氏與費公同時隋志云云則爲費氏再傳弟子陸元朗無是說似隋志誤也

易說趙氏

漢書儒林孟喜傳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顏師古曰此箕子者謂殷父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妄爲說耳荄茲言其根荄方茲茂也

張澍蜀典曰按若箕子爲荄滋則文王又何解乎顏師古駁正良是

長洲宋翔鳳過庭錄曰案陸德明周易音義云箕子之明夷蜀才箕作其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鄒湛云訓箕爲荄訓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案此則荀氏注易遠合趙賓劉向所據亦同賓說賓之所學實爲有本傳謂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夫憑肊巧辯必有時而窮至於不能難而徒以非古法虖之豈信讞乎案賓以陰陽氣言卽是孟喜候陰

陽之學說箕子爲荄茲當據古文蜀才姓范名長生蜀人其所述當卽趙賓之易故與賓同
其學實合古文

易傳彭氏

漢書列傳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治易事張禹舉爲博士遷東平太傅禹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爲右扶風太原太守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左將軍以關內侯歸家元壽元年召爲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爲司空封長平侯哀帝崩王莽爲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策上印綬便就國居國數年薨諡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迺絕

漢書儒林施讎傳讎授張禹禹授淮陽彭宣禹至丞相宣大司空皆有傳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釋文敘錄施讎傳易授張禹禹授淮陽彭宣字子佩大司空長平侯作易傳

易傳戴氏

漢書儒林施讎傳施讎授張禹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

漢書張禹傳禹成就子弟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禹將崇入後堂飲食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

釋文敘錄沛戴崇字子平少府作易傳

易注敎氏

劉向別錄曰易家有救氏之注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漢有諫議大夫救仁張澍輯本附注曰按劉向別錄易家有救氏

按別錄此條見史記衡山王列傳索隱引或刊誤作救民之注今攷史文以江都人救赫

漢書救作枚故索隱引別錄救氏之注以證枚赫之譌决非救民之注也

右易凡經本四家四部傳注論說等九家十部今惟子夏易傳十一卷舊本不著書唐書志有別向要錄義二卷今書以新唐志劉歆之說又隋書古五子經解鈔注一卷劉向今存一卷今考釋文諸書則[illegible]向洪範五行傳之文非釋經義也今併不錄

後漢書章帝本紀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章懷太子曰言雖承一師之業其後觸類而長更爲章句則別爲一家之學今攷漢易家自田何而後有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楊何蔡公韓嬰及淮南道訓凡八家後又有施孟梁邱京四家而梁邱氏別有五鹿充宗京氏別有段嘉其書並見藝文志此外如儒林傳云有費氏易有高氏學其書見前又云施家有張彭之學謂張禹彭宣也彭氏書亦見前孟喜傳云有翟孟白之學錢大昕云史記漢書家有白學之文有脫誤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亦曰以上下文例之此當云翟是孟有白翟之學謂東海白光沛翟牧也梁邱賀傳云梁邱有士孫鄧衡之學謂平陵士孫張沛鄧彭祖齊衡咸也而士孫氏家世傳業張禹翟牧白光士孫張鄧彭祖衡咸此六人者皆以易名家當時亦必有說經之作今皆不可攷矣又太中大夫齊郡太守京房淄川楊何弟子梁邱賀所從受易者也宜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入說上善之賀傳子臨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此武帝時京房在元帝時京房之前時臨爲易其著聞書入說奉使問石渠還高材郎

十人從受王吉通五經者臨說使其子駿上疏得與十人從臨受易而皆得之於京房則此京房亦當有書幷疑元帝時立京氏卽此非彼也汲冢之公孫段前人已有所證明若別錄之敎氏注則莫詳其所由來連山歸藏漢時藏於蘭臺太卜桓君山新論嘗言之然等於卜筮之書而已不可謂之六藝今退列數術之書龜家

漆書古文尚書一卷

後漢書杜林傳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閒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旣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光武徵拜侍御史羣僚知林以名德用其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旣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後漢書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經義考曰按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書陸氏釋文采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及小序有注而孔氏增多二十五篇無一語及焉然則漆書亦止有今文二十九篇而已孔氏增多之書無之也

經義考又曰西漢之古文孔安國家獻之未列於學官者也東漢之古文杜林得之西州賈逵衛宏馬融鄭玄皆爲之作訓傳注解者也當時止有杜林漆書若孔氏增多之書終漢之世下及魏西晉莫有見之者

尚書歐陽朱氏章句

漢書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事伏生授倪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爲博士高孫地餘以中庶子授太子按即元帝爲博士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濟南林尊事歐陽高爲博士授平陵平當當授九江朱普公文爲博士徒衆尤盛知名者也釋文敘錄云桓榮事九江朱文剛普字今漢記儒林作朱文剛後漢桓榮傳注云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平當爲博士徒衆尤盛見前書則謂字文及文剛者皆非也

後漢書桓榮傳榮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又桓郁傳云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案文心雕龍云三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

按范書云桓榮事朱普十五年不窺家園王莽篡位乃歸會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是普當王莽時卒於家又似榮官與榮同歸鄉里者也

尚書小夏侯張氏章句

漢書儒林傳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伏生[illegible][illegible]生及歐陽生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平陵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爲博士授山陽張無故子儒按李尋傳作張孺[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作子儒無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顏師古曰言小

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

尙書小夏侯秦氏說

漢書儒林傳平陵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爲博士授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無故善修章句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爲城陽內史顏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

桓譚新論曰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萬餘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

梁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篇曰若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尙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

按史言恭字延君官城陽內史顏注引新論作秦近君說文解字許君自序稱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倉頡篇文字卽其人也蓋恭後仕王莽爲講學大夫或改名近字近君儒林傳附見其人但書其故官本名歟

古文尙書桑氏說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列於學官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按釋文敘錄曰河南桑欽一本作乘欽又易家京房弟子有河南乘弘云一本作乘弘今考漢書地理志及許氏說文皆引作桑欽則乘爲字形之誤審矣弘欽當作

曲阜桂馥說文義證曰說文水部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桑欽所說馥案欽字君長見漢書儒林傳唐書以水經爲欽作今水經無此文儒林傳孔安國數傳至桑欽蓋欽說尚書之文也

按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刪丹下班氏注云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蓋少節其文知溺水古文弱水今文也又說文引桑欽云濕水出平原高唐地理志平原郡高唐下注云桑欽言漯水所出知濕水古文漯水今文也而班氏引桑欽並改從今文此亦桑欽說禹貢之文又說文引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泲地理志泰山郡萊蕪下注云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桑欽所言則明著桑欽禹貢說矣今據桂氏擬議題曰古文尚書桑氏說

又按地理志注數引禹貢說不著姓名疑亦出桑欽或平當當字子思平陵人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爲騎都尉領河隄哀帝時至丞相漢志平原郡鬲縣下引平當以爲鬲津止此一語別無可以證實焉

禹貢圖

後漢書循吏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

按禹貢圖前漢時所當有哀帝時丞相平當經明禹貢溝洫志曰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窴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云云疑卽當所作

劉歆洪範五行傳記

漢書楚元王附傳劉向少子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爲侍中大中大夫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因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徙守五原轉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爲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白太后留歆爲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封紅休侯按王子侯表紅休侯富楚元王子孝文元年封三年以子楚王戊反免建封紅侯事見王曾孫武帝元朔四年亡後絕又楚元王附傳富子辟彊辟彊子德德子向向子歆歆爲富之元孫封紅休侯者蓋取其先曾祖封休侯更封紅侯爵一之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又翟義傳居攝二年九月羲和紅休侯劉歆爲揚武將軍屯宛三年正月歸故官又王莽傳始建國元年莽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以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爲國師嘉新公歆收爲心又收爲當與王舜平晏哀章爲四輔地皇四年七月時漢兵起王邑等已敗於昆陽衛將軍王涉大司馬董忠與歆謀共劫持莽東降南陽天子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事淹格殺忠歆涉皆自殺歆殺其三子者歆二子棻泳始建國二年十二月以甄豐子尋事誅殺女愔爲莽太子臨妻地皇二年正月莽殺臨愔自殺事見莽傳

漢書五行志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又曰向子歆言五行傳又頗不同

隋書經籍志曰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

按五行志引劉歆貌傳言傳視聽傳思心傳皇極傳其不同者如云庶徵之恆寒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叔草皆常寒之

罰也其說視其父爲長司馬彪續漢志亦數言劉歆傳與舊傳異

張霸百兩篇

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同文敘錄云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雖黜其書〕

王充論衡〔佚文正說〕篇曰孝成帝時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

崑山顧炎武日知錄曰漢時尚書今文與古文爲二而孔氏古文與張霸之書又自分爲二霸書即所謂百兩篇也但如後人諸所指目張霸僞書亦以意擬之耳如今文太誓已出於武宣之世在張霸前而說者并以入張霸僞書非也唯王充論衡感類篇所引百兩篇文乃是眞本以其時書猶傳世充及見之也

金谿王謨輯本序錄曰今鈔取玉海所引數條及僞太誓二條而以論衡所引百兩篇冠於其首亦以存此書目云

右書凡經本一家一部傳注圖說及僞書七家七部〔附志有孔安國古文尚書序十三卷今字尚書乃序十四卷古文尚書音一卷並僞託〕

不錄又[illegible]考有[illegible]漢[illegible]注入[illegible]今改[illegible]所云 [illegible]

尚書家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其書並著錄藝文志歐陽氏有平陳之學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蓋平陵平當梁陳翁生書孔霸霸子光長安許商平陵鄭寬中張山拊山陽張無故信都秦恭陳留假倉平陵李尋十一人也而平當陳翁生家世傳業許商書見藝文志張無故秦恭書見前餘八人書無攷又御史大夫千乘兒寬受業歐陽和伯孔安國武帝謂其說可觀從寬問一篇寬於尚書家當有書又騎都尉李尋著說災異班氏五行志采其說似尋於洪範亦當有書又劉子駿移書太常博士云傳聞民間有膠東庸生之遺學抑而未施後漢儒林傳云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則庸生亦當有書并疑西漢實有孔氏傳乃庸生所爲平帝時立古史尚書博士傳習必不止桑君長一家之說今並泯沒無徵矣

楚元王詩傳

漢書本傳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

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呂太后時浮邱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

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

世系劉氏戰國時爲魏大夫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居沛生仁號豐公生煓字執嘉四子伯仲邦交邦漢高祖也〔[illegible]太公名字[illegible]見子史〕

經義考曰劉城曰楚元王高祖同父兄弟也秦漢間急攻戰燔墳籍一家之內仲則力田治生產矣季則好酒及色嫚罵儒生矣交何所見而早毅然學古獨與穆生白生申公輩游同受詩於浮邱伯豈非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哉然則交固漢儒林之首也〔按劉城字伯宗江南貴池人南明建老有嶧桐集見郡書集中〕

按元王詩在魯齊韓三家未分之前固與申培公同爲魯詩宗其後劉向家世魯詩傳學至西京之末皆元王一派亦云盛矣

魯詩韋君章句

漢書本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以尊立孝宣帝與謀議賜爵關內侯徙爲長信少府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實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罷歸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

漢書儒林申公傳申公以詩春秋授瑕邱江公及魯許生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師古曰大江公即瑕邱江公也〕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應麟漢志攷證曰魯詩有韋氏學後漢執金吾丞武榮碑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

經義攷曰按魯詩有韋氏學而章句不載於漢志攷執金吾武榮碑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

則當時韋氏父子亦有章句授弟子矣朱倬曰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illegible]）

（魯詩為相韋主成說）

按明區大任百越先賢志云澹臺敬伯會稽人受韋氏詩於淮陽薛漢則東漢之初薛氏

澹臺氏皆傳韋氏詩不僅武氏一家也漢爲薛廣德元孫廣德以魯詩博士論石渠至御

史大夫見儒林傳（按所謂多古書載其言皆徵實）

魯詩許氏章句

漢書儒林傳申公以詩授魯許生及免中徐公又曰王式東平人也免中徐公及許生授山

陽張長安張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瑯琊王扶爲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爲

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

釋文叙錄曰張生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傳王扶扶授許晏陳留人爲博士

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陳留風俗傳曰許晏字偉君受魯詩於瑯琊王扶改學曰許氏章句

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羣許偉君（陳留風俗傳後漢圈稱撰凡三卷見隋書經籍志）

按後漢書獨行李業傳業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平帝時舉明經爲郎王莽居攝去官似卽

此博士許晏而譌爲晃

齊詩轅氏內傳

齊詩韓氏外傳

漢書儒林傳漢興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又曰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拜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漢書藝文志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

荀悅漢紀曰齊人轅固生爲景帝博士作詩外內傳按轅固生作詩外傳見於此藝文志所謂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者也據班書外傳所書則實有其書也

釋文敍錄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

元朱倬詩疑問曰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匡衡

按藝文志言轅固爲之傳而其書不見應劭注云后蒼作齊詩按蒼爲轅固生再傳弟子齊詩自轅氏始不始於后蒼也

齊詩伏氏章句

漢書儒林傳諸齊以詩顯貴皆轅固弟子也昌邑太傅夏后始昌最明又曰后蒼東海人也事夏侯始昌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瑯邪師丹伏理斿君理爲高密太傅家世傳業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後漢書伏湛傳湛字惠公瑯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

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滿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遷後隊屬正又曰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

按陸璣詩疏卷末言四家詩源流云其後伏黯傳理家學改定章句以授嗣子恭云云與范書儒林伏恭傳所言合然則伏黯所據爲藍本者伏理章句也黯亦理之子滿之弟

韓詩薛夫子章句

漢書薛廣德傳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爲博士論石渠至御史大夫世系曰廣德生饒長沙太守饒生愿爲淮陽太守因徙居焉生方邱字夫子方邱生漢字公子後漢千乘太守後漢書儒林傳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

元和惠棟後漢書補注曰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棟案唐人所引韓詩其稱薛君者漢也稱薛夫子者乃方邱也故馮衍傳注有薛夫子章句是也傳不載漢父名字後人以章句專屬諸漢失之棟按人指王氏應麟也

番禺侯康補後漢藝文志曰按馮衍傳注之文亦見明帝本紀注而彼引作薛君據此則凡稱薛君者亦有薛夫子說矣

按儒林傳薛廣德事王式受魯詩五世至漢猶以魯詩韋君章句授澹臺敬伯見區大任百越先賢志是薛氏本世以魯詩兼習韓詩者也

呂叔玉詩說

經義攷曰按呂氏於詩不知主何家之說杜子春注周官引之其說曰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頗見新義惜乎其不傳

古詩凡七家八部（子夏詩傳申培詩說皆明豐坊偽託不錄）

七十子後言詩者有高行子孟仲子仲梁子（漢鄭康成解云古之賢者有仲梁子）其人與其遺說略見詩正義及孟子趙岐注諸書其書名則不可得而詳矣漢儒林詩家自魯齊韓三家及大小毛公外其名家者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皆事東平王式為博士張家又有許氏學陳留許晏也齊詩后氏受業於轅固生之弟子夏侯始昌有翼匡師伏之學東海翼奉匡衡琅邪師丹伏理也伏氏則家世傳業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河內王吉食子公（亦曰食生）淄川長孫順（王先謙氏補注云漢有子公為博士子公為子）皆韓太傅數傳弟子此十餘人在當時未嘗無書今得以考見者唯許氏伏氏二家而已又劉向家世魯詩王伯厚漢志攷證謂說苑新序列女傳及所上封事多魯詩說而說文草部蘘字下云四月秀蘘劉向云此味苦苦蘘也惠氏讀說文記曰向說當在魯詩則劉氏亦當有書

劉向校定禮經十七篇

漢書楚元王附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既冠擢為諫大夫以典尚方鑄作事不驗下吏繫當死得減死論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即位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下獄免官復為中郎又坐免為庶人廢十餘年成帝即位石顯

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召拜爲中郎使領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領校中五經秘書

爲中壘校尉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

四庫提要曰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一曰戴聖本一曰劉向別

錄本即鄭氏所注賈公彥疏謂別錄尊卑吉凶次弟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

鄭不從之也

按藝文志禮經七十篇諸家以爲十七之譌志唯載后氏戴氏而劉氏校定之本次序不

同爲鄭氏所依據者志未之及蓋當時別行之本在中秘書之外猶屈宋辭賦既錄於詩

賦略中又集爲楚辭十六卷也

喪服子夏傳一篇

晉書禮志曰喪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義適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

隋書經籍志曰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爲注解今又別行

儀禮疏曰其傳內更云傳者是子夏引他舊傳以證己義儀禮見在一十七篇餘不爲傳獨

爲喪服作傳者但喪服一篇總包天子已下五服差降六術精麤變除之數既繁出入正殊

交互恐讀者不能悉解其義是以特爲傳解

王應麟漢志攷證曰喪服傳子夏所爲白虎通謂之禮服傳

按喪服子夏傳本自別行其編入儀禮十七篇中者後人爲之也

戴德喪服變除一卷

漢書儒林傳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東海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倉授梁戴德延君號大戴爲信都太傅（[illegible]）

唐書經籍志喪服變除一卷戴德撰（[illegible]） 唐藝文志大戴德喪服變除一卷（[illegible]）

（[illegible]）

王謨輯本敘錄曰唐志大戴德喪服變除一卷隋志不載此書今從通典鈔出十一條又禮記注疏二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大戴傳禮在小戴之前自小戴學盛而大戴浸微其記雖存賸有肄習至喪服變除隋志且不著目唐藝文志始以一卷著錄今佚禮記鄭注及正義引數條杜佑通典稱引頗多據輯猶可成帙

禮桓生說

劉歆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桓生說經頗異

漢書劉歆傳歆移書大常博士曰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illegible]）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漢書儒林傳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師古曰頌讀與容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

禮大戴記八十五篇 [illegible]

禮記正義鄭康成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

釋文敘錄晉陳邵周禮論敘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 [illegible]

[illegible]

隋書經籍志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又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唐書經籍志大戴禮記十三卷戴德撰藝文志大戴德禮記十三卷崇文總目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晁氏讀書志十三卷四十篇宋史藝文志大戴禮記十三卷戴德纂

四庫提要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戴德撰原書八十五篇今闕四十六篇存三十九篇書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公冠皆禮古經遺文又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書猶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圓篇題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史繩祖學齋佔畢言大戴記列之十四經中其說今不可考然先王舊制時有徵焉固亦禮經之羽翼爾

嘉定王鳴盛蛾術編說錄曰大戴篇目起三十九終八十一而其中又缺四篇則其缺者或

節舉之所已載蓋當馬融盧植鄭康成諸大儒並注小戴其書盛行後人見大戴絕無傳注而其中有與小戴複出者不須兩載遂從而刪去之存其原第故趕三十九篇耳

按隋志所舉五種並見漢志禮業論語三類中實有二百一十五篇釋文引陳邵稱二百四篇隋志稱二百十四篇或其中篇第有所分合也

夏小正戴氏傳一卷

史夏本紀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裴駰集解禮運稱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玄曰得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

戴德傳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是以小之事故失其傳太史遺其綜宗國墜其微儒宿荒其訓小之云者弗詳之云爾非其微之云也

隋書經籍志夏小正一卷戴德撰

宋傅崧卿校注序曰崧卿少時讀禮記者孔子得夏時於杞鄭氏注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而鄭注月令引小正者詳大抵嚴約不類秦漢以來文章傳其爲有夏氏之遺書而王政民事繫焉蓋夏之月令也

四庫提要曰夏小正本大戴禮記之一篇隋志始於大戴禮記外別出夏小正一卷注云戴德撰傅崧卿序謂隋懸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遂多以邀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爲此有司受此又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復考是於理亦或然然考吳陸璣詩疏曰大戴禮夏小正傳云蘩游胡游胡旁勃也則三國時已有傳名疑大戴禮記舊本但有夏小正之文而無其傳戴

德爲之作傳別行遂自爲一卷故隋志分著於錄後盧辨作大戴禮注始采其傳編入書中故唐志遂不著錄耳又隋志根據七錄最爲精核不容不知夏小正爲三代之書漫題戴德撰疑夏小正下當有傳字或戴德撰字當作戴德傳字今本譌脫一字亦未可定觀小爾雅亦孔叢之一篇因有李軌之注遂別著錄是亦旁證矣竊以爲隋代誤分似不然也

禮小戴記四十九篇

漢書儒林傳后倉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正義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

漢書何武傳武爲楊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釋文敘錄陳邵周禮論序云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

禮記正義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謂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

知所記之人也

經義考曰王應麟謂禮以月令爲周公所作羅璧曰梁沈約謂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取子思樂記取公孫尼子學記出毛生胡寅曰禮運子游作樂記子貢作郝敬曰三年問荀卿所著

按釋文叙錄附注云漢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爲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按小戴與劉光祿同時世別錄中附著其篇目歟七略唯有古記原錄凡五篇二百十五篇分散在禮記集說論語中若大小戴慶氏諸節本皆所不著也

又按書錄解題及宋藝文志於鄭注禮記之前別有戴聖禮記二十卷豈小戴記原編至宋猶在耶似以禮記白文而即謂之小戴記不知鄭本禮記與小戴實有不同者

禮慶氏記四十九篇

漢書儒林孟卿傳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

漢書藝文志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後漢書曹褒傳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褒少篤志結髮傳充業博物識古爲儒者宗作通義及演經雜論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隋書經籍志后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爲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充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

經義考曰按后氏之禮分爲四家聞人通漢雖未立於學官而石渠禮論其議奏獨多慶氏亦必有書顧未詳篇目東漢之世曹充父子尙傳其學竊怪班氏志藝文獨不及之何歟

按儒林傳贊言其初禮家唯有后氏至宣帝世復立大小戴禮是漢志所謂三家立於學官者后氏及大小戴也慶氏不與焉范書儒林傳謂二戴慶氏三家皆立博士恐非是東漢亦但有二戴博士見續漢百官志

禮小戴記橋氏章句四十九篇

漢書儒林傳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由是小戴有橋楊氏之學按官本攷證元始二年人漢書誤仁爲楊榮字暢帝時

後漢書橋玄傳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按後漢書橋本傳小戴之學據史序文作明此仁讀續漢書

戴聖輯羣儒疑義十二卷

隋書經籍志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梁有羣儒疑義十二卷戴聖撰唐書經籍志禮義二十卷戴聖等撰舊唐書作禮議唐藝文志鄭玄注小戴聖禮記二十卷又禮議二十卷

按石渠禮論卽石渠議奏藝文志已著於錄羣儒疑義經義考題曰禮記羣儒疑義舊唐志作禮義新志作禮議義議古通觀新志敘次似二十卷者爲鄭氏注本七錄十二卷或

叔孫通漢儀十二篇

晉晉灼漢書注曰楚漢春秋叔孫通名何

史漢列傳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二世拜爲博士迺亡去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按彭城楚所都也通降漢漢王拜爲博士號稷嗣君按所引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踵齊稷下之風流也漢五年已幷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漢五年通說上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又曰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習之月餘可試觀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漢是時仍秦制以十月爲歲首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諸弟子儒生悉以爲郎九年高帝徙通爲太子太傅孝惠即位通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

史記禮書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

漢書禮樂志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以通爲奉常遂

定儀法未書備而通紛又曰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寖而不著官民莫有言者

後漢書曹褒傳章和元年正月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按張倉作章程謂之程品叔孫通制禮儀謂之儀品王充論衡謝短篇有曰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即謂此書而云十六篇與班氏上之肅宗者異今從范書

叔孫通禮器制度

周禮淺人疏禮器制度叔孫通前漢時作多得古之周制故鄭君注禮依而用之弁師疏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

王應麟漢志攷證三禮注疏所引漢禮器制度叔孫通所作也隋志已亡此書

王謨輯本叙錄曰禮器制度所陳冕服車旗彝器之類與朝儀間有關三禮正義往往云此依漢禮器制度而知或云此約漢禮器制度此書久亡故不載漢隋唐三史今從三禮注疏中鈔出十九條外鈔出尚書疏一條毛詩疏二條三禮圖注一條御覽二條又玉海三禮門以胡廣漢制度附此書下故從後漢書注文選注共鈔出六條

陽湖孫星衍輯本序目曰鄭君注周禮引漢禮器制度賈公彥釋曰叔孫通前漢時作多得古之周制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皆無此書

王制

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 [illegible]

劉向七略曰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

王應麟漢志考證曰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白虎通引禮王制曰天子棺槨九重今禮記王制篇蓋其略也

仁和孫志祖讀書脞錄曰禮記王制正義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illegible] 案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索隱引劉向別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然則文帝之王制非禮記之王制也盧植以其書名偶同而誤牽合之爾鄭康成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 見正義 蓋亦不以漢文時之王制當之也

按王制疏引鄭元駁許慎五經異義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又曰王制者記文襄之霸制耳此亦非漢文時王制之一證

河間獻王書五百餘篇

漢書景十三王列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間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 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 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 [illegible] [illegible] 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者從而游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

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曰獻王（武帝本紀元光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

史記五宗世家集解漢名臣奏杜業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來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史記禮書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故罷去之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可不勉歟

漢書禮樂志曰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因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寖以不章

按禮志言叔孫通所定儀法未盡備而終河間獻王是書蓋欲踵其遺緒纂爲漢禮證以禮書之言則其事與後漢曹褒撰禮命意相同獻王嘗奏進雅樂矣此書殆亦奏上錄藏於理官後或亡於王莽之亂故班氏云今學者不能昭見也

甘泉鹵簿

晉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梁劉昭注曰蔡邕表志曰甘泉鹵

簿國家舊章而幽僻蔵蔽莫之得見

宋章如愚山堂攷索前集曰漢之甘泉自古祭天圜丘之處也本秦林光宮自文帝時郊五時武帝立泰時三歲一郊車駕必幸雍幸甘泉故有甘泉鹵簿

錢唐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曰選注所引羣書有甘泉鹵簿按汪氏所據諸書皆實之文故今據以爲據

元始婚禮

漢書平帝紀元始三年春詔有司爲皇帝納采安漢公莽女又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軺併馬服虔曰軺音謠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顏師古曰新定此制也

漢書王莽傳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師古曰據禮因言嗣用取皆禮內數

按莽謀以己女爲后因令劉歆等考論五經定此婚禮而彙及於四輔以下之婚禮云

元始車服制度

漢書平帝紀元始三年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

按王莽傳元始五年五月太皇太后臨於前殿親詔九錫文曰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位定張晏曰定冠婚之儀徙南北之郊也今按冠儀未見當在此書

又按莽傳數言制禮作樂其禮今可攷見者唯此兩書其樂則所立樂經是也皆爲漢家

所制作也至天鳳二年葬已七年矣又云制禮作樂蓋欲自爲新室建一代之制其新樂見天鳳六年其禮殆迄未有成始建國三年有云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其後亦不見言書成就事

元始南北郊羣祀

漢書郊祀志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孝武皇帝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不誠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後又奏言臣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宜令地祇稱皇墬后祇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於是長安旁諸廟兆畤甚盛矣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聖漢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后稷配臣謹曰官稷至此始立之又曰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

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建武元年光武即位於鄗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皆從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建武三十二年二月登封泰山禪祭地於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臣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如元始中故事又曰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於雒陽以迎時氣又曰

安帝元初六年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劉昭曰黃圖載元始儀最悉

按元始諸儀皆劉歆等典領考論經義審定從違至爲詳盡故中興郊祭羣祀皆采以從事揚雄劇秦美新曰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李奇曰莽奏定南郊奏定羣神之禮

元始明堂制度

漢書平帝紀元始四年夏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羲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封爲列侯歆本傳云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又[illegible]防鄉侯平晏紅休侯劉歆寧鄉侯孔永定鄉侯孫遷四人以治明堂辟雍得萬國驩心功侯各千戶元始五年閏大月丁酉封

漢書王莽傳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制度甚盛羣臣奏言明堂辟雍廢千載莫能興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營築[illegible]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居攝元年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爲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及光豐孫等爲侯益邯建戶

按范書張純傳純明習故事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建武中請建辟雍以平帝

時議具奏之按純在哀平間爲侍中王莽時至列卿凡元始中禮儀制度皆親見之亦備有其書故得以上之朝廷爲所依据

右禮凡經本一家一部傳義及儀注十五家十八部

禮家自后倉而後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而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徐謂琅邪徐良橋謂橋仁楊謂梁人楊榮也徐良橋仁家世傳業並見儒林傳后氏經及曲臺記二戴氏經藝文志已著錄二戴記慶氏記橋氏章句見前徐楊二家書無攷又夏侯勝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書說禮服徵爲博士是大夏侯於喪服經傳亦當有書孝平之世致自莽出莽每有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而羲和劉歆爲之典領凡所作述皆采摭經典綜覈羣言該貫古今折中諸當故中興之初多用以爲程式藝文志有封禪羣祀封禪議對諸書今沿其例類從於此又秦有六國禮儀漢初有秦儀已見漢儀條下不別出焉

河間獻王樂元語 [illegible]

漢書食貨志王莽下詔曰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

王謨輯本序錄曰食貨志鄧展注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注引其文漢書藝文志不言獻王著樂元語隋唐二志亦不著錄今鈔出白虎通二條前漢書注一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此書漢隋志皆無其目據漢食貨志注云河間獻王所傳則古樂記佚篇之一也白虎通引其言夷狄樂制漢書注載其言五均事禮記正義引白虎通與今本互異並訂正焉

按禮樂志言叔孫通沒後河間獻王采禮樂故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此似五百餘篇之僅存者又疑在王禹記二十四篇中今姑從王氏所補錄於此

又按王莽引此其所立樂經亦必引及之矣

元始樂經

漢書王莽傳元始四年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按樂經博士亦五人也）

桓譚新論曰陽城子張名衡蜀郡人王翁與吾俱爲講樂祭酒（又同一引云爲典樂大夫）及寢疾預買棺槨多下錫鐵立被發冢（按此言王翁者指王莽也）

王充論衡超奇篇成子長作樂經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又對作篇云陽城子張作樂經卓絕驚耳

應劭風俗通氏姓篇漢有諫議大夫陽成公衡張澍輯注曰陽成一作陽城桓譚新論陽城子張名衡爲講學祭酒蜀人卽陽成公衡也

王應麟困學記聞曰考工記磬氏疏引樂云云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謂樂云者是何書今考三禮圖以爲樂經尙書大傳亦引樂曰云云漢元始四年立樂經續漢志鮑鄴引樂經今其書無傳

王謨輯本叙錄曰隋志樂經四卷不著撰人姓名今姑據論衡作陽城子長撰鈔出書大傳一條周禮疏二條續漢書志二條白虎通二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沈約宋書云秦代滅樂樂經殘亡王莽時所立卽陽城衡所著之樂經隋

志有樂經四卷不著撰人今佚從周禮疏諸書輯錄云云[illegible]

按隋誌衡當與楊雄劉歆褚少孫史孝山諸人續太史公書纂集太初已後時事見范書班彪傳注史通外篇誤作衡衡

劉歆鍾律書五篇歆撰[illegible]及[illegible]書[illegible]

歆序有曰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又曰令羲和延羣儒博謀講道修明舊典云云

漢書律厤志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厤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燿名譽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

續漢書律厤志元始中博徵通知鍾厤者考其意義羲和劉歆典領條奏前史班固取以爲志

晉書律厤志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大率有五一曰備數一十百千萬也二曰和聲宮商角徵羽也三曰審度分寸尺丈引也四曰嘉量龠合升斗斛也五曰權衡銖兩斤鈞石也班固因而志之

玉讀輯本叙錄曰班氏志律厤全取劉歆鍾律說卽鍾律書也其藝文志及隋唐二志並不著錄若應劭風俗通所引劉歆鍾律書文已具見本志而徐景安樂書載劉歆說五音較本志及風俗通又加詳隋書牛弘傳又刪引劉歆鍾律書疑此書雖逸而其遺文必尙有流傳於世者不僅如班志所采也今姑備錄班志而以徐景安書牛弘傳二條附焉

右樂凡三家三部（案鄭樵解有雅琴大夫蔡公著琴書一[illegible]　獻樂者一種相當漢貴公所獻藝文志已詳之今不錄）

西京言古樂者於竹帛者自河間獻王始獻王傳內史丞王定定傳常山王禹藝文志所載樂記王禹記是也七略有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班氏出之未詳厥旨豈已見於雅琴趙氏七篇師氏八篇龍氏九十九篇三書中以爲重複而刪之歟王莽傳天鳳六年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或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而不言其有樂記或即在所立樂經中又揚雄所序樂四篇班氏與太玄法言并入儒家疑即隋志所載之樂經四卷也

張蒼春秋左氏傳訓故

劉向別錄曰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

史漢列傳張蒼陽武人也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沛公爲漢王以爲常山守爲代相趙相復相代燕王臧荼反從攻有功封北平侯食邑千百戶遷爲計相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又任敖傳云文帝四年代灌嬰爲丞相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爲丞相十餘年文帝後元年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年百餘歲

漢書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蒼修春秋左氏傳

荀悅漢紀漢興張蒼賈誼皆爲左氏訓

崇文總目曰漢張蒼賈誼皆爲春秋訓詁

賈誼春秋左氏傳訓故

史漢列傳賈生名誼雒陽人也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天子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馮敬之屬盡害之天子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居頃之拜爲梁懷王太傅居數年梁王騎墮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年三十三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illegible]長沙王太傅誼生[illegible]中興[illegible]生二子[illegible]立[illegible]太守[illegible]東觀[illegible]云[illegible]

漢書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爲河閒獻王博士

隋書經籍志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

釋文敘錄曰荀卿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

張敞修春秋左氏傳

漢書本傳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徙茂陵敞後隨宣帝徙杜陵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爲甘泉倉長太僕丞豫州刺史宣帝徵爲太中大夫平尚書事出爲函谷關都尉山陽太守膠東相守京兆尹免爲庶人召爲冀州刺史元帝初即位敞爲太原太守使使者徵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

漢書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春秋左氏傳

釋文敘錄荀卿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按此下傳授次與[illegible]林異但所據爲劉向別錄）

劉公子修春秋左氏傳

漢書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

按劉歆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此四家皆傳訓故者也諸書不言張敞劉公子有訓故故從史文題曰修春秋左氏傳劉公子史佚其名亦不詳其始末

尹咸春秋左氏傳訓故

漢書儒林傳賈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貫公子長卿授清河張禹禹授汝南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又曰咸至大司農

漢書劉歆傳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

漢書藝文志成帝時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

釋文敘錄賈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子咸汝南邵陵人也

崇文總目曰漢張蒼賈誼尹咸皆爲春秋訓詁

按尹咸爲左氏傳訓故唯見崇文總目在隋佚正義引今證以劉歆傳則所言良信咸當成帝時爲太史令哀帝時爲丞相史後至大司農史不著其字

陳欽春秋左氏傳小同陳氏書佚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二年冬十二月遣厭難將軍陳欽等十二人伐匈奴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爲十五立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戴級驅之塞下召拜當爲單于者三年苞級招誘單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莽拜咸爲孝單于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爲順單于留邸四年二月厭難將軍陳欽言所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爲莽怒斬其子登於長安以視諸蠻夷天鳳元年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二年二月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人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乃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以他辜案獄欽曰是欲以我爲說於匈奴也遂自殺欽事詳見於注當時如此

漢書儒林傳尹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

後漢書陳元傳元蒼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爲厭難將軍章懷太子曰欽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故曰別也

惠棟後漢書補注曰許慎五經異義引奉德侯陳欽春秋說

劉歆春秋左氏傳章句（歆書未見著錄家）

劉歆春秋左氏傳條例二十卷

漢書本 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漢書儒林傳尹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授常常黎陽賈護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又傳贊曰平帝時立左氏春秋

桓譚新論曰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御覽六百十二引作子駿兄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

唐書經籍志春秋左氏傳條例二十卷劉歆撰

嘉定錢大昕三史拾遺曰劉歆說春秋日食各占其分對之國蓋本左氏去魯地如衛地之旨而推衍之又曰經書日食三十有六幷哀十四年一食數之實三十有七（漢書劉歆說日食三十七見五行志下之下）

馬國翰春秋左氏傳章句輯本序曰杜預集解序云劉子駿創通大義然則左氏之有章句自歆始也隋唐志皆不著錄（隋唐志皆不載此書）佚已久從正義釋文輯二十節其說多與賈逵穎容許淑並引則三家皆祖述劉氏者也

按漢書五行志引劉歆春秋說六十餘條其間或明著歆左氏說其所不著者亦皆歆說

左氏之文也馬氏輯本失采此志[illegible]漸多矣范書鄭興傳興若左氏天鳳中將門人從劉

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卽此章句條例復使興爲之訓詁也（以上左氏學）

胡毋生春秋公羊傳章句

漢書儒林傳漢興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又曰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

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

受焉

唐本文館詞林（[illegible]）後漢李固祀胡毋先生教曰自宣尼沒七十子亡經義乖散秦復

火之然胡毋子都稟天挺和沈淪大道深演聖人之旨始爲春秋制造章句是故嚴顏有所

祖述微微後生得以光啓斯所謂法施於人者也故宣尼豫表之曰胡毋生知不情惡書自

藏不敢有聲（[illegible]）又曰太守以不材守

學春秋胡毋章句每讀其書思覩其人不意千載乘臨此邦是乃太守之先師又法施於人

禮宜有祀

按范書李固傳永和中固以荆州刺史徙爲泰山太守此下教祀胡毋先生其卽爲泰山

太守時也李學胡毋生公羊章句可補范書之缺而胡毋生齊之泰山郡人有公羊章句

亦賴以獨補班書之略

又漢儒林傳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上使與

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

由是公羊大興藝文志公羊章句三十八篇不著撰人疑卽董氏謂胡毋氏章句擬李子堅言當時民書自藏所歸教於齊齊之學春秋者傳之至後漢猶存爲何劭公等所祖述

胡毋生春秋公羊傳條例

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序曰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徐彥曰胡毋生雖以公羊經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

董仲舒春秋繁露數十篇

史記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今上卽位爲江都相中廢爲中大夫下吏當死詔赦之相膠西王志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以脩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按漢書儒林傳曰[illegible]傳也一人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一[illegible]司馬相如[illegible]時之人不[illegible]其學[illegible]不[illegible]也）

又按十二諸侯年表曰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索隱曰作春秋繁露是

漢書列傳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推明孔子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而說春秋事得失聞（[illegible]）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隋書經籍志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董仲舒撰唐書經籍志春秋繁露十七卷董舒撰

唐藝文志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宋史藝文志同

崇文總目其書錄八十二篇義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亡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晁氏讀書志曰史稱仲舒舉玉杯繁露淸明竹林之屬數十篇今溢而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

陳氏書錄解題曰非當時本書也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

四庫提要曰繁或作蕃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托也

江都凌曙注本序曰繁露書皆失次然就其完善者讀之識禮義之宗達經權之用行仁為本正名為先測陰陽五行之變明制禮作樂之原體大思精推見至隱可謂善發微言大義者矣

按漢書列傳言仲舒諸書以藝文志參考之至為明析傳云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即志春秋家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是也傳云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即志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是也傳又云而說春秋事得失云云者即此書志所不載者也漢志攷證以此書錄之百二十三篇中恐非是（然文志有公羊雜記八十三篇雖錄儒家之說故不著撰人名氏亦非此書也）

董仲舒春秋災異占一卷

史記儒林傳仲舒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漢書本傳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

荀悅漢紀孝武皇帝建元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災上素服五日其後太中大夫董仲舒居家推其意以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便殿不當居陵旁于禮不當立廟在外像諸侯不正者高園在內像大臣不正者天戒若曰去諸侯大臣貴幸不正者云爾時太中大夫主父偃素嫉仲舒竊其書奏之仲舒下獄吏當死詔宥之本志以爲淮南王田蚡之應也

王充論衡對作篇董仲舒作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

唐日本國人佐世見在書目異說家春秋災異董仲舒占一卷隋唐經籍藝文志俱不著錄

按日本國於唐開寶之後書籍散災佐世錄其見在之書有此一卷疑卽主父偃奏上之書自偃奏御之後不敢復爲故止一卷漢五行志引仲舒春秋災異說凡六十餘條又引高廟高園災異對開元占經亦引董仲舒災異占又引董仲舒對災異儀亦有取於此書

張寬春秋章句

漢書循吏文翁傳文翁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爲蜀郡守見蜀地辟陋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按華陽國志王商傳曰文翁遣司馬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是遣張叔日文翁遣其歸相如爲之師）

晉常璩華陽國志曰孝文帝末年以廬江文翁爲蜀守乃立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鮮華孝武帝徵入叔爲博士叔明天文災異始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揚州刺史又蜀郡人士贊曰張寬字叔文成都人作春秋章句十五萬言

按漢儒林傳無張寬其學不知主何家攷景武之世京師博士衆唯春秋公羊一家若左氏唯河間王國始立博士穀梁至宣帝時始立由是推尋大抵主公羊家（又敘從人註春本經實爲東漢氏月錄可證也）

孔驩春秋公羊訓詁

史記孔子世家曰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曲阜孔繼汾闕里文獻考曰安國孫驩舉博士官至弘農太守精春秋三傳著公羊訓詁又著述考曰孔子十三代孫漢弘農太守驩有公羊訓詁卷佚

按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而世家敘其世系至其孫驩而止是驩與史公同時而稍後者宋孔傳東家雜記亦言孔子十三代孫驩爲博士儒林傳無其人

嚴彭祖春秋公羊傳十二卷

漢書儒林傳董仲舒弟子東平嬴公守學不失師法授魯眭孟又曰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又曰彭祖竟以太傅官終

隋書經籍志曰初齊人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顏氏嚴氏之學[illegible]又曰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唐經籍志春秋公羊傳五卷公羊高撰嚴彭祖述藝文志春秋公羊傳五卷嚴彭祖述唐日本國人佐世見在書目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注

馬國翰輯本序曰公羊嚴氏春秋唯孔穎達左傳正義徐彥公羊疏各引一節杜佑通典彙引馮君嚴氏春秋章句合輯並附錄本傳爲卷

按洪氏隸釋漢嚴訢碑政和中出於下邳云訢字少通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訢蓋彭祖之後後漢安順時人別詳後漢藝文志

嚴彭祖春秋盟會地圖一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漢太子太傅嚴彭祖撰古今春秋盟會地圖一卷亡通志藝文略春秋盟會地圖一卷漢嚴彭祖撰（古今二字）唐經籍志春秋圖七卷嚴彭祖撰藝文志嚴彭祖春秋圖七卷

朱彝尊曝書亭集春秋地名考序曰如嚴彭祖之圖專紀會盟則闕伐滅取土地之見遺者多矣

王謨輯本叙錄曰羅泌路史國名紀引盟會圖十五引盟會圖疏八引春秋圖四內唯平邸與清二條涉盟會餘皆地名國名又多唐以後州名政即嚴氏本書而唐以後人疏之也今仍其目鈔出二十七條

疏廣春秋公羊傳 亦稱疏氏春秋

漢書本傳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爲太子少傅數月徙爲太傅廣兄子受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宣帝拜受爲太子少傅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父子俱移病乞骸骨歸鄉里以壽終又傳贊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絫

漢書儒林孟喜傳喜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倉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又顏安樂傳云疏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廣授琅邪筦路爲御史中丞

冥都春秋公羊傳 亦稱冥氏春秋

漢書儒林顏安樂傳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孟卿授琅邪筦路禹授穎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爲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

王應麟玉海藝文曰禮秋官冥氏鄭司農云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疏冥氏春秋者冥氏作春秋書名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又漢志攷證曰按儒林傳堂谿惠授泰山冥都顏氏有筦

冥之樂疏謂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恐非

按疏氏冥氏爲董仲舒三四傳弟子後漢博士張玄傳冥氏學范書儒林傳云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爲顏氏博士惠氏補注曰宣氏乃冥氏之寫誤（以上公羊家）

孔驩春秋穀梁傳訓詁（闕 始末見前）

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安國孫驩嘗著春秋三傳著公羊穀梁訓詁又著述考曰驩有公羊訓詁穀梁訓詁卷並佚

按隋志於孔衍集解之外別有春秋穀梁傳五卷注云孔君指訓殘闕梁十四卷亦漢人段肅之後晉人范甯之前疑卽驩書

尹更始春秋穀梁傳章句十五卷

漢書儒林傳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武帝時公羊大興穀梁浸微唯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沛蔡千秋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汝南尹更始翁君事千秋甘露元年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議郎尹更始等十一人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illegible]）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illegible]）

玉海藝文曰漢儒兼通穀梁左氏者胡常尹更始（[illegible]）

釋文叙錄尹更始字翁君汝南邵陵人議郎諫大夫長樂戶將又曰漢更始穀梁章句十五卷（隋志作漢尹[illegible]）隋書經籍志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五卷漢諫議大夫尹更始撰亡唐經籍志春秋

穀梁傳章句十五卷穀梁傳解尹更始注藝文志春秋穀梁傳十五卷尹更始注

馬國翰輯本序曰尹更始穀梁章句楊士勛引一節禮記正義周禮疏文選注各引一節又注疏引穀梁說五節舊說五節大戴禮注引春秋穀梁說一節案漢儒傳穀梁學者惟尹及劉向有書范注於劉說皆明標劉向隱石于宋五注引劉說疏引舊說云與劉向合明非劉氏說矣且尹在漢爲穀梁名在博士周慶丁姓之上又獨有著書則凡引穀梁說及舊說者皆尹氏章句無疑也並據合輯（[illegible]）

按漢初爲穀梁者自魯申公始申公傳瑕邱江公江公傳魯榮廣及皓星公廣傳沛蔡千秋梁周慶丁姓而江公又傳子至孫宣帝時爲博士慶姓皆宣帝時博士藝文志有穀梁章句三十三篇疑始於江公（[illegible]江公與公羊家董仲舒議不勝[illegible]本用董生[illegible]以是知江公先有其書）而其後諸家各有所說宣帝立穀梁劉向與其議及成帝詔向領校經傳始校錄其書入中祕以其出自衆人故不著名氏尹氏此書彙取左氏非穀梁專業故知漢志所載三十三篇非尹氏書

劉向春秋穀梁傳（向論[illegible]見[illegible]）

漢書本傳宣帝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又劉歆傳云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歆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閒也然猶自扶（[illegible]）其穀梁義

漢書儒林傳宣帝善穀梁說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穀梁議郞尹更始待詔劉向等與公羊家各五人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漢書五行志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顏師古曰傳或作傳讀曰附謂附著

馬國翰輯本敘曰劉向穀梁傳漢儒林傳不言撰作隋唐志皆不著錄惟晉書五行志引劉向春秋說范注楊疏亦並引劉向則劉氏實有書矣蒐輯一十六節其說多明災異與所記洪範五行相表裏云

按漢書五行志又云是以攬仲舒別向歆謂取仲舒之公羊說劉向之穀梁說及洪範五行傳劉歆之左氏說五行傳五書其中明引劉向穀梁說十餘條又引劉向春秋說百餘條蓋亦穀梁說也其引劉向說春秋前後事四十餘條則五行傳之文王氏漢藝文志考證鈔概以爲五行傳非是馬氏沿其誤（[illegible]）故不取漢志傳從晉書注疏輯存十餘條皆由未嘗詳審漢志序文之誤也（以上[illegible]）

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

隋書經籍志史部譜系篇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

會稽章宗源隋志考證史通外篇曰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

予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此言楚漢之際所錄與劉向言古史官所紀不合且事終秦末當有燕王喜漢高祖據隋志載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無撰人名又世本二卷劉向撰是自有兩本一在周代一在楚漢之際皆十五篇故同爲二卷

按隋志此書在劉向世二本卷之前是確有此別本向所校錄者見藝文志事終春秋與此不同

紀年十三篇 汲冢竹書

束晳竹書叙目曰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之二十年按此匪兩語顯哀王二十年也此據襄王之誤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後序曰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上去孔子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尙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爲其粗有益於左氏故略記之

隋志史部古史篇紀年十二卷汲冢書唐經籍志編年類紀年十四卷藝文志紀年十四卷
汲冢書宋史藝文志竹書三卷荀勗和嶠編
玉海藝文曰竹書紀年崇文目不著錄中興書目止有第四第六及雜事三卷下皆標云荀
氏敘錄一紀年二紀令應三雜事皆殘缺
四庫提要曰竹書紀年二卷題沈約注反覆推勘似非束晳杜預郭璞及隋時所見本又非
酈道原劉知幾李善瞿曇悉達司馬貞揚士勛王存羅泌羅苹鮑彪董逌所見本豈亦明人
抄合諸書爲之歟沈約注外又有小字夾行之注不知誰作約注唯五帝三王最詳而皆全
抄宋書符瑞志豈約不憚既著於史又不易一字移而爲此本之注然則此注亦依託耳
按竹書紀年宋時僅存殘本三卷玉海引中興目及宋志所載者是也此外如晁氏志趙
氏附志陳錄通考皆無其目明文淵閣書目世善堂書目亦無此書知明代并此三卷亦
亡矣而獨見於范氏天一閣書目云竹書紀年二卷梁沈約附注明司馬公訂刊版藏閣
中司馬公者謂其遠祖范欽欽字堯卿嘉靖十一年進士官兵部右侍郎卽天一閣主人
也乃知今本二卷稱沈約注者爲欽所輯錄其小字夾行之注亦欽所爲也欽嘗刊入二
十種奇書吳琯趙標輩紛紛仿刻世遂有此一本其後孫之騄之考定徐文靖之統箋洪
頤煊之校正林春溥之補證陳詩之集注雷學淇之考訂張宗泰趙紹祖之校補韓怡之
辨正陳逢衡之集證鄭環之考證遞相祖述皆未嘗以爲汲冢原書亦未嘗不取范本而
勘訂之而不知卽出於范氏也梁書南史隋唐志俱無沈約注紀年明文不知范何據而

歸入其語蓋惟欲以奇書炫俗耳

瑣語十一篇 汲冢竹書

束晳竹書敘目曰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

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篇曰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又惑經篇云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又申左篇云汲冢所得書尋亦亡逸今惟紀年瑣語師春在焉又自注云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多與左氏同故束晳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 [illegible] [illegible]

隋志史部雜史篇古文瑣語四卷汲冢書唐經籍志古文瑣語四卷藝文志同

烏程嚴可均輯本序曰汲冢瑣語隋志四卷舊新唐志同宋以後不著錄今輯羣書引見者并復重得二十五事彙爲一篇

馬國翰輯本序曰古文瑣語見晉書束皙傳其書久佚搜緝爲卷書中記周晉齊宋佚事有足備史考者

國語三篇 汲冢竹書

束晳竹書敘目曰國語三篇言楚晉事

秦紀

史秦本紀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又始皇本紀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臣請史

宵非秦紀皆燒之（按文公十[illegible]年[illegible]史之十八年後二十[illegible]始入秦[illegible][illegible]四公元年以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史六國表曰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紀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頗可采者何必上古又曰余於是因秦紀表六國時事

按始皇本紀卷末附載班固秦紀論云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御覽六百八十引摯虞決疑錄要注晉侍中彭權稱秦紀以對武帝旄頭之問華陽國志蜀志亦云秦紀言要蓋之富然則秦紀至魏晉時猶傳

褚少孫補太史公書

史記三王世家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又龜策傳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書[illegible][illegible]）（漢王式傳褚少孫亦事式[illegible]傳七[illegible]子[illegible]又曰褚生為博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史武帝本紀索隱張晏云褚先生穎川人仕元成閒韋稜云褚顗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為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續太史公書

漢書司馬遷傳遷著十二本紀作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閒褚先生補缺作武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

玉海藝文曰東萊呂氏曰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記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唯武紀移不見

殿本史記攷證尚書臣張照曰班固作史時十篇雖亡而或後人得之若河內女子發輿二十八字之類亦劉歆之所有至孝武本紀更與餘篇不同自敘目內並不云孝武本紀也遷死於武帝之前安得有孝武目云作今上本紀夫既曰今上本紀則自當有目無書凡遷作本紀自黃帝以至武帝則自當無書而有其目班固云十篇缺並不載何十篇缺則固意數今上本紀與否尚未可知後人竄起補之補之而又全錄封禪書以爲孝武本紀愚陋妄謬極矣恐褚先生亦不至於此張晏所爲褚先生補者亦臆說也

嘉定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曰漢書所謂十篇有錄無書者今惟武紀灼然全亡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爲未成之筆但可云闕不可云亡其餘皆不見所亡何篇

按今本史記固非史公原本亦非褚少孫所補之原本十篇之內有史公原文不盡出少孫所補而少孫所補有見于十篇之外者少孫之外亦有後人竄入者陽湖趙翼廿二史劄記言之詳矣

又按少孫所補今可攷見者爲武帝本紀三代世表續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禮書樂書歷書陳涉世家贊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三王世家張丞相列傳田叔列傳滑稽列傳日者列傳龜策列傳凡十五篇又匈奴傳末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以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二卷則褚所補且有在漢書者其篇數移不

可致也

劉歆續太史公書[illegible]

後漢書班彪傳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章懷太子曰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

論衡須頌篇曰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

史通史官篇司馬遷既沒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務又正史篇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偽新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又辨職篇云精慤不謬若揚子雲[illegible]

晉葛洪西京雜記序曰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illegible]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記其卷數先公傳云歆欲撰漢書[illegible]編錄漢事不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為十秩秩十卷合為百卷[illegible]洪家具有其書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并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鈔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

按劉歆傳云典儒林史卜之官則凡褚少孫以下十五家所補續至劉歆時皆典領之論

衡言揚子雲錄宣帝至哀平史通亦謂其精慤不凝則子雲所續者特多又雄歆褒美偽新云云似班叔皮史論中語范書本傳節去其文而劉知幾述之顧詳蓋其時叔皮之集未亡也叔皮備有諸家之書合而編之謂之別錄[illegible]欲據以作後傳者此列傳史官相傳之國史葛稚川家所藏似劉歆史稿草具未成之本也

又按葛稚川深於三史之學有史記兩漢書抄七十四卷[illegible]故能融會貫通抄節班書之所無者爲西京雜記二卷[illegible]後人或以爲稚川僞託或謂梁吳均僞撰盧紹弓學士校刊序辨之詳矣書錄解題又以爲向歆父子不得作史按地理志言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此向欲撰地理志之權輿也史記匈奴傳末索隱引張晏云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此向作匈奴傳之明證也向歆本傳雖未有作史明文而范書班彪傳注及史通所言章章若此非向歆父子作史之確據乎

又按西京雜記書中一條云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爲裨補輶軒所載亦洪意也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以爲此條直書其名是葛洪語今按此洪意乃洪纖之洪非稚川自謂即如所云其文法亦不當如是此是歆從雄取方言時所記當以載字讀爲句

右春秋凡二十四家二十八部[illegible]左逸短長各一卷見四庫全書存目[illegible]僞托不錄

班書儒林傳贊曰初春秋唯有公羊至孝宣世復立穀梁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按公羊家有顏嚴之學顏家有冷任之學復爲筦冥之學穀梁家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顏嚴者薛人顏安樂下邳嚴彭祖冷任者淮陽冷豐淄川任公筦冥者琅邪筦路泰山冥都尹胡申章房氏者汝南尹更始清河胡常楚申章昌不其房鳳也顏氏書已見藝文志嚴氏冥氏書見前冷氏任氏筦氏胡氏申章氏房氏六家書無攷又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言民間有趙國貫公之遺學貫公故爲河間獻王左氏博士儒林傳云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又嚴彭祖授琅邪王中家世傳業又王吉傳云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貫氏賈氏二王氏亦當有書七略有太史公四篇班氏省之即馮商書

孔鮒論語義疏三卷

史記孔子世家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又儒林傳云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徐廣曰孔鮒子八世孫名字甲也孔繼汾闕里文獻考云一名鮒甲字子魚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爲博士凡六旬言既不用託目疾老於陳年五十七卒

册府元龜學校部漢孔鮒爲陳勝博士撰論語義疏三卷

按孔鮒是書唯見册府元龜經義考取之今亦從而錄之然闕里文獻考不載其可疑也鮒實秦人册府元龜稱漢人亦非是

孔安國古論語傳二十一篇

史記孔子世家鮒弟子襄爲孝惠皇帝博士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

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代孫博士子襄子少學詩於魯申公受尚書於伏生以文學政事名年四十爲諫議大夫事漢武帝爲侍中後自博士遷臨淮太守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

魏何晏論語集解序曰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

隋書經籍志曰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爲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爲之傳

馬國翰輯本序曰案孔子家語後序云天漢後魯恭王壞夫子故宅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解十一篇隋唐志皆不著錄僅見何晏集解所引輯其散佚並以皇侃疏本高麗本與邢昺疏本文字異者參定以復其舊史記說文引稱皆古文亦據采入仍其篇目爲十一卷

按何晏集解首列孔安國一家則其書魏晉時尚存其云世不傳者謂世未傳習時盛行張侯論故也嘉興沈濤作論語孔注辨僞謂論語訓孝經傳識者皆疑其僞因從而掊擊之然自漢魏以來相傳未可與梅賾僞孔傳比故仍從舊文錄之

孔子古文弟子籍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太史公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曰太史公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然則亦是孔安國所得壁中書也鄭康成亦注之又曰弟子籍所云少孔子若干歲云云的確可信

按此孔氏相傳之本史公本之作弟子列傳者藝文志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蓋圖繪其像非此書也李石續博物志云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以爲安國所撰未詳所據

又按七錄有鄭注古文論語十卷隋志有鄭注孔氏弟子目錄一卷蓋孔氏注本以論語篇目及弟子籍合爲一卷附於後故十一卷鄭氏注本亦十一卷至隋惟存最後一卷故兩唐志云論語篇目弟子此亦古書篇目在後之一證

右論語凡二家三部

陸元朗曰漢興論語傳者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少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語者齊人所傳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唯王陽名家（據王陽即王吉）古論語者孔安國爲傳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其言祝漢書藝文志爲備名家凡十人見於藝文志者唯魯夏侯說王駿說安昌侯說三家又有魯傳齊說燕傳說三家不著名氏按夏侯勝受詔撰論語說王吉以論語教授並見本傳知所謂夏侯說者勝也非建也駿爲吉之子或即傳其父說此外唯孔安國書見前若龔氏韋氏父子扶卿小夏侯蕭氏六家書無攷又張禹傳云始魯扶卿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後從庸生采獲所安庸生後

漢儒林傳作膚譚於齊論亦當有書又蔡邕石經論語言盍毛包周則包咸之前有盍氏毛氏書今皆莫得而詳矣

孔安國古文孝經傳一卷 安國漢末見論語類

釋文叙錄曰孝經古文出於孔氏壁中別有閨門一章分析十八章總爲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又曰孔安國注孝經

唐會要左庶子劉知幾議曰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其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國子祭酒司馬貞議曰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代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尙有孔傳中朝遂亡其本

隋書經籍志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梁末亡逸又曰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至隋秘書監王劭于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

按舊新唐書志載孝經孔傳並劉炫僞本又今所行日本國相傳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亦劉炫僞本

劉向五經通義九卷 向始末見經類

隋書經籍志五經通義八卷梁九卷 不著撰人 唐書經籍志五經通義九卷劉向撰藝文志劉向五經通義九卷

王應麟玉海藝文擬序曰劉向辨章舊聞則有五經通義通義者漢五經課試之學也又曰

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建言開五十難解釋多者爲上第演文明者爲高說所謂博文明事雖軼不傳 [illegible] 然建武中太子諸王欲爲通義而聘鄭衆曹褒傳慶氏禮亦著通義十二篇 [illegible] 觀其名可求其略矣

經義考曰五經通義唐志尚存觀王伯厚擬序宋季已無傳矣今就羣書所引者次於後餘見正義者不具錄

王謨輯本叙錄曰隋志五經通義不言何人所撰諸書俱引作劉向唐志因之經義考云見正義者不具錄實則正義中並未嘗引通義也今共鈔出後漢書注三條北史一條隋志一條文選注二條類聚十條初學記六條書鈔八條通典七條白帖二條御覽十三條事類賦注一條玉海二條說郛一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朱氏經義考以前漢無緯說因取諸書引通義載緯說者屬之曹褒餘皆屬之劉向固具特識然隋唐志不言曹褒未若依唐志並入劉向書爲有據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劉向五經要義五卷

隋書經籍志五經要義五卷 不著撰人 唐書經籍志五經要義五卷劉向撰藝文志劉向五經要義五卷

王應麟玉海藝文曰文選注引五經要義北史劉芳引要義世說注隋禮儀志引要義

經義考曰按藝文類聚初學記杜氏通典太平御覽並引要義文

按通義要義似皆劉中壘撰集諸家之說所志載五經要義五卷注云梁十七卷留氏撰

兩唐志分析其明知十七卷者雷氏書五卷者劉氏書也

王莽省定五經章句

漢書平帝本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厤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漢書王莽傳元始四年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按三輔黃圖王莽爲宰衡起[illegible]學中央爲射宮[illegible]士[illegible]射[illegible]此[illegible]常滿倉倉之北爲槐市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物及經書相及民代略皆得其道論漢下五博士儒學子凡三百六十六經三十博士弟子凡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講是二十四人學生同舍行無遠近皆[illegible]不[illegible]是書不齊曾古文尚書孫元君延云紀常[illegible]五十[illegible]凡[illegible]生[illegible]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又漢書[illegible]云莽下書曰太皇太后臨朝[illegible]分析博徵博士大儒與聞[illegible][illegible]事及其他[illegible]作也

論衡效力篇曰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卉引云王莽時書五經平章句博子郭路晚定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

揚雄劇秦美新曰制成六經洪業也李奇曰漢書莽奏立樂經經有五而又立樂故云六經也

按班氏儒林傳贊言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是時諸學皆立又徵天

下章句之儒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雲集京師聚於槐市并自以爲惠制作以章句繁多（如朱氏尚書三四十萬言秦恭至百萬言之繁）於是定五經經各省爲二十萬言劉歆時爲羲和與儒林史卜之官後爲國師皆所典領也其書始事於平帝元始四年不知成於何時觀劇秦美新文則大抵訖事於居攝始建國之間（王莽傳地皇二年後左將軍公孫祿曰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其[illegible]謂此卒[illegible]歟）

爾雅犍爲文學注三卷

史記滑稽列傳褚先生曰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

漢書東方朔傳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又曰朔後當爲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於中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爲驍言如博之豎梟於掌中爲驍傑也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釋文敘錄曰爾雅犍爲郡文學注三卷一云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闕中

卷隋書經籍志梁有漢犍爲文學爾雅三卷亡

經義考曰按舍人待詔在漢武時此釋經之最古者其書雖不博閒采於邢氏之疏疏所未載字義可考者猶若干條見之陸氏釋文

張澍蜀典輯本序曰按犍爲文學卽與東方朔同時待詔詔爲隱語被榜呼謈之郭舍人也（按見東方朔傳）西京雜記言其善投壺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當是初爲郡文學後補太守卒史

以能識諸雅投壺人爲待詔舍人也陸德明言所注爾雅闕中卷故自釋訓以下釋草以上並無一語見釋文及諸疏惟齊民要術引釋器一條水經引釋水二條賈鄺二人著書在前必見全本也

王謨輯本叙錄曰今鈔出邢疏八十四條釋文四十三條毛詩釋文二條尙書疏五條毛詩疏十六條禮記疏一條左傳疏七條公羊疏一條齊民要術二條水經注三條陸璣詩疏二條文選注二條

馬國翰輯本序曰七錄有犍爲文學爾雅注三卷釋文云闕中卷故自釋宮至釋水不及引舍人注而齊民要術水經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猶足推拾成卷今仍釐爲三卷云又甘泉黃奭輯學堂輯古中錄本一卷

按藝文類聚雜文部引漢武帝柏梁臺詩末二人曰郭舍人東方朔蓋亦能爲七言詩者其名字則終莫能詳蓋舍人言其官名也

爾雅劉歆注三卷隋志未見書家

西京雜記劉歆曰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按此言外戚傳疑是記外戚世家當別是一誤今不可改矣

釋文敍錄爾雅劉歆注三卷與李巡注正同疑非歆注隋書經籍志梁有漢劉歆犍爲文學

爾雅各三卷亡

馬國翰輯本序曰爾雅劉氏注唐志不著目佚已久惟陸氏釋文及唐徐景安樂書陸璣詩疏許愼說文各引其說輯錄爲卷釋文敍錄云與李巡正同疑非歆注考李氏本劉爲注大指不殊其閒亦不無少異 [illegible]

按孝文立爾雅博士至武帝時終軍以爾雅辨豹文鼮鼠由是顯爲文學因時尙而爲注元始中徵天下通知鍾律小學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詣京師及其至也通小學者以百數揚雄取以作訓纂篇知鍾律者亦百餘劉歆據以爲鍾律書其深於爾雅者不知若干人歆又以時尙而爲是注其事固可想見也西京雜記所錄其卽注是書時所記茂陵郭威當亦以知爾雅徵來者歟近刻古佚叢書有玉燭寶典大藏音義並引劉歆爾雅注

[illegible]

右孝經并五經爾雅凡五家六部 [illegible]

趙臺卿孟子題辭曰漢興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劉子駿移書太常博士曰孝惠之世除挾書之律至孝文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觀子駿之言證臺卿之說有若重規疊矩信而有徵矣班氏次儒林敍功令列五經名家至春秋家而止論語孝經小學則附見於藝文志

志云孝經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而釋文隋志又引伸其說曰古文孝經孔安國爲之傳長孫氏等五家書並見漢志孔氏書見前西京雜記載劉子駿述其父語云爾雅小學也乃七略附之孝經蓋以爲傳記之類云

甄豐校定六書

范書彭寵傳豐字長伯中山無極人亦見漢[illegible]

漢書王莽傳哀帝崩莽爲大司馬甄豐劉歆王舜爲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平帝即位豐以左將軍光祿勳爲少傅授四輔之職封廣陽侯居攝元年爲太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始建國元年爲更始將軍封廣新公爲四將二年十二月豐子尋初以有材能幸於莽時爲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如周召故事莽從之即拜豐爲右伯當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平帝后黃皇室主[illegible]爲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illegible]

[illegible]

許君說文序曰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四曰左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段玉裁曰頗者閒見之詞於古文閒有改定如疊字下亡新以爲疊從三日太盛改爲三田是其一也[illegible]

[illegible]

按漢志有八體六技不著撰人篇數或以爲六技即亡新所定六體書今攷本志注云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則七略之外班氏所新入者唯此二家六技爲七略中所有可知非亡新居攝時所定亦從可知藝文志云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王莽傳云將令正乖繆壹異說於是甄豐等乃有是作其時其事在七略奏進後數年各不相及也

又按藝文志曰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師試學童又以六書試之許氏說文序云以八體試之當是漢初試以八體其後重定尉律乃以六體許言其始班要其終各存其是不必牽合或謂六體書亡新時所立竊謂莽之前已有六體書故七略有六技之目班氏有六體試之之言甄豐等所校定者特因六體中舊文而有所改易耳許序言時有六書者不必定在居攝之時也其後衛宏詔定古文官書未必不因莽而編除其繆如光武詔尹敏校讖書使蠲去崔發爲王莽著錄之文也

揚雄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十五篇

漢書本傳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年四十餘來游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文雅召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illegible]而桓譚

以爲絕倫鉅鹿侯芭常從雄居按芭下脫子字子常芭字也受其太玄法言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

西京雜記劉歆曰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爲裨補輶軒所載亦洪意也

應劭風俗通義序曰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爲縣諸日月不刊之書[illegible]

[illegible]

華陽國志曰雄以典莫正於爾雅故作方言又曰林閭字公孺臨邛人也[illegible]

[illegible]善古學古者天子有輶車之使自漢興以來劉向之徒但聞其官不詳其職職惟閭與嚴君平知之曰此使考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同主海內之音韻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風俗也揚雄聞而師之因此作方言[illegible]

隋書經籍志方言十三卷漢揚雄撰郭璞注唐日本國見在書目論語家方言十卷漢揚雄撰郭璞注唐經籍志別國方言十三卷失注撰人藝文志揚雄別國方言十三卷宋史藝文志揚雄方言十四卷

四庫提要曰漢書揚雄傳備列所著之書不及方言藝文志亦無方言東漢一百九十年中

亦無稱雄作方言者至漢末應劭風俗通義序始稱雄作方言又劭注漢書亦引揚雄方言一條（[illegible]）然劭稱方言九千字而今本乃一萬一千九百餘字雄與劉歆往返書皆稱方言十五卷郭璞序亦稱三五之篇而隋唐志乃並十三卷與今本同或侯芭之流輾轉附益故字多於前後人併爲一十三卷故卷減於昔歟

按藝文志有訓纂一篇注云揚雄作或以爲即是方言非也文心雕龍練字篇云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按正讀者正倉頡篇中古字之讀纂訓者纂倉頡篇中奇字之訓奇字者六體之一說文序所謂古文之異者雄本傳云劉歆子棻從雄學奇字此其證也若方言則嚴林二家得周秦殘牒雄受之從計吏孝廉衛卒質問以次注續閱二十七年猶未治正當時問之者劉歆見之者張竦其後應劭言之鑿鑿又引以注漢書其別爲一名非訓纂明矣（又藝文志云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云云觀訓纂乃續倉頡[illegible]方言大異其非方言尤可信）

又按藝文志有別字十三篇或以爲即是方言亦非也別字不著撰人何由知其爲雄作後漢東平憲王蒼有別字惠棟補注續漢志曰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illegible]）藝文志小學家有別字十三篇或曰別字辨俗字尹敏曰讖書多近鄙別字是也未知孰是按惠氏所解雖未證實然亦足以知別字爲字書之屬矣（[illegible]）若方言乃訓詁之流劉歆書云屬聞子雲獨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爲十五卷雄還書自稱殊言十五卷其非別字十三篇明甚方言本十五篇隋唐志及今本並十三卷者杭東里人盧

文弨校刊曰併合與遺脫不可知

右小學凡二家二部（[illegible]）

許君說文序曰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按京兆尹張敞敞子吉吉子竦三世傳業似皆有說倉頡篇文字之書杜業漢書作鄴杜林之父也爰禮則說文亏部亐字下引其說秦近即秦恭見尚書家此三人於倉頡篇亦當有書又說文所謂博采通人而所引未詳其始末者有尹彤譚長張林黃顥官溥莊都周盛甯嚴逯安張徹歐陽喬或云喬即高張徹錢宮詹云漢人不當以武帝諱爲名疑是張敞按莊都亦明帝諱而未改爲嚴是皆後人竄改非許君本文又有引博士說者不著姓名稱復說者不著姓皆不知爲何書方言證似爾雅七略以爾雅附孝經者以其解釋六藝又所從來者遠也方言則非其倫故列於此

右六藝九種凡八十家九十二部太史公曰孔子論述六藝又曰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然則非孔子所論述概無當於六藝矣生孔子之後凡所造作而得引於六藝者大都祖述憲章範圍不過雖王莽亦誦六藝文姦言故例得隨類附見若夫孔子之前之書如尚書敘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

書也家語子夏問山書曰云云疑即之詁之類又疑是山海經佚書禮記言五帝時有悖史孟子言晉乘楚乘檮杌墨子言百國春秋汲冢瑣語稱夏殷春秋公羊傳引不脩春秋劉歆與揚雄書亦云不脩春秋又云百二十國寶書凡斯之類皆無與於六藝之列且亦荒遠難稽故概不取至若宋人之僞三墳鄭漁仲斥僞三皇太古書者更無論矣

附錄

河圖九篇

洛書六篇

隋書經籍志曰河洛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祕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

春秋命厤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

經義考毖緯篇曰蔡邕曰洛書皆言存亡之事覽之以驗禍福也

河圖洛書三十篇

隋書經籍志曰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曰梁有河圖洛書二十四卷目錄一卷亡

按經義考毖緯篇輯河圖篇目之散見諸書者有括地象等凡三十二洛書篇目有甄曜度等六明孫瑴古微書輯河圖十篇洛書五篇

七經緯三十六篇

隋書經籍志曰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幷前合爲八十一篇

後漢樊英傳注曰七經緯者易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

按七經緯三十六篇章懷太子所舉止於三十五尙闕其一又范書蘇竟傳注云孔子作春秋緯十二篇此乃十三篇亦彼此不相合蓋殘闕之餘約略紀載皆非漢時之舊矣經義考所載篇目凡易緯二十八種書緯九種詩緯五種禮緯八種樂緯五種春秋緯二十九種孝經緯二十七種並出章懷所舉之外或是三十六篇中篇目或後人輾轉附託無以詳知明孫瑴古微書輯七緯四十五篇 國朝趙在翰輯三十七篇馬氏玉函山房輯書詩禮樂春秋孝經六緯三十八篇 四庫館輯易緯八篇

河洛讖十篇

後漢書光武本紀王莽地皇三年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注圖河圖也讖符命之書讖驗也言爲王者受命之徵驗也

後漢書張衡傳衡上疏曰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注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惠棟補注郊祀志曰上使梁松等案河

洛讖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晳是書曰河洛讖文八十一卷皆有章句故張衡云篇錄已定其餘皆不昭晰故云無所容篡也按蕭氏引鄭紀志讖[illegible]紀志之說將緯讖志千億蕭氏引文又下[illegible]數語[illegible]觸

七經讖

後漢書張純傳純以學士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乃案七經讖明堂圖欲具奏之章懷太子曰七經讖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

桓譚新論曰讖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增加依託稱是孔丘誤之甚也

論衡實知篇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顚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又曰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曰此皆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讖記讖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

按張純袞下開爲侍中王莽時至列卿其所案七經讖爲前漢時所有可知章懷所舉有論語無孝經與七經緯不同然考白虎通開元占經並引孝經讖魏志文紀注引孝經中黃讖光武泰山刻石文引圖讖有孝經鉤命決光武本紀李通引圖讖章懷以爲易坤靈圖文然則七經讖亦有孝經而讖書中篇目亦有與緯書相同者范書儒林尹敏傳帝令敏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錄次比疑發爲莽著錄者即在河洛讖七經讖之內隋志於七緯之外別有尙書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氾歷樞含神霧孝經鉤命決援神

契緯讖等書又有論語讖八卷魏宋均注疑皆是河洛七經讖篇目之散佚者而經義考及許家所輯緯書篇目亦或有讖書在其間也古微書輯存論語讖五篇馬氏玉函山房亦輯存八篇

尙書中候十八篇

書緯璇璣鈐曰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王應麟困學紀聞曰[illegible]以此讀

後漢書方術傳序曰緯候之部注緯七經緯也候尙書中候也

隋書經籍志曰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并前合爲八十一篇而又有尙書中候又曰尙書中候五卷鄭玄注梁有八卷今殘缺

經義考曰按中候專言符命當是新莽時所出之書

曲阜孔廣林輯本序曰中候者緯之流也凡十八篇今亡賴詩禮正義猶得備識十八篇名而中候文及鄭君注散見羣籍亦尙可尋其大略唯是篇次先後不可復攷每篇之中文亦不能次第聊取殘文雅句菁萃錄之以宋書符瑞志參校略爲比次其文蓋宋志說堯舜禹湯文武符命皆取諸中候也其篇第則以時代序焉曰敕省圖曰握河紀曰運衡曰考河命曰題期曰立象曰義明曰苗興曰契握曰洛予命曰稷起曰我應曰雒師謀曰合符后曰摘雒戒曰勸晃曰準纖哲曰覬期孫氏古微書存五篇馬氏玉函山房輯本十八篇王氏漢魏遺書鈔輯一卷

隋書經籍志梁有劉向讖二卷亡

按劉中壘有洪範五行傳記十一卷見漢志尙書家隋志言讖緯諸書有五行傳疑卽中壘書讖緯家趨時又改題爲劉向讖歟

甘忠可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

漢書李尋傳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眞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邱丁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

上不道賈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漢書王莽傳居攝三年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爲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藏蘭臺臣莽以爲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

按天官曆包元太平經亦稱讖書莽言甘藏之蘭臺則莽時又重其書（後漢有太平清領書七十卷見范書[illegible]）（[illegible]）

王莽符命四十二篇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黃龍見於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梓柱生枝葉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雞化爲雄之屬其文爾雅依託皆爲作說（師古[illegible]）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而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福應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於子孫永享無窮之祚云云五威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二年二月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無違命者封將爲子帥爲男是時爭爲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

漢書諸侯王表曰王莽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

唯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後漢書隗囂傳囂移檄告郡國曰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鴆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僞作符書欺惑衆庶茬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言當代漢之意

王況讖書十餘萬言

漢書王莽傳地皇二年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況謀況謂焉曰新室即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並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音徵徵火也當爲漢輔因爲焉作讖書言文帝發怒居地下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年當發軍江湖有盜自稱樊王姓爲劉氏萬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動秦雒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東井其號當行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亡告之莽遣使者即捕焉獄治皆死又曰莽以王況讖言荊楚當興李氏爲輔欲厭之迺拜侍中掌牧大夫李棽爲大將軍揚州牧賜名聖使將兵奮擊

按范書光武本紀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爲輔時在地皇三年即王況作讖書之後一年其引讖與況所云荊楚當興李氏爲輔之言相合豈即況書歟抑解釋讖文彼此皆有是言而大同小異也

右緯凡一十一家一十一部

四庫提要曰考劉向七略不著緯書然民間私相傳習則自秦以來有之非惟盧生所上見史記秦本紀卽呂不韋十二月紀稱某令失則某災至伏生尙書洪範五行傳稱某事失則某徵見皆讖緯之說也漢書儒林傳稱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尤其明證荀爽謂起自哀平據其盛行之日言之耳又曰儒者多稱讖緯其實讖自讖緯自緯非一類也讖者詭爲隱語預決吉凶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董秦漢以來去聖日遠儒者推闡論說各自成書與經原不相比附其後私相撰述漸雜以術數之言旣不知作者爲誰因託諸孔子附會以神其說迨彌傳彌失又益以妖妄之詞遂與讖合而爲一今據史文錄其出於前漢及王莽時者如右七錄又有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不知是否出於前漢又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一引京房易緯似京氏有易緯注今皆不可攷[illegible]

[illegible]氏[illegible]三[illegible]王子家有緯[illegible]一[illegible]曰[illegible]京房易[illegible]水日星占候書也今按御覽所引京房易緯似卽京房易傳如[illegible]之[illegible]後人[illegible]爲易緯耳非實有其書也